

曲曲长堤倚碧空 网罗负载日匆匆

东台也有一条东西分界线？

陈美林

我国的版图上，秦岭淮河一线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概念，从这条线上往南去，便是我国南方，反之则为北方。一线之隔，自然条件、地理风貌、农业生产或是人民生活习俗，均有明显不同。

于我们东台，同样有这样一条线。不过我们不称之为线，而谓之“堤”，就是堤坝的堤。一堤隔开东西，堤东堤西，俨然中国南北之分一样，种种不同，又有割不开的连结。

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：“堤，滞也。从土、是声。”也就是说，筑土直上，以滞遏水。《礼记·月令》中“完堤防”《荀子·王制》中“脩堤梁”都说明，古人很早就知道修筑堤坝防御水患。

东台的“堤”，最先的功能也是“滞”，它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呼“范公堤”。

范公，范文正公也，北宋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，官至参知政事（从二品），相当于副宰相。中学课本里，先生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河之远，则忧其君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高尚人生观，不仅是考生考卷必考题，亦为后世从政者人生政治答卷的必考题。范公去世后，宋仁宗亲书其墓碑为“褒贤之碑”，谥号“文正”。

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无论在当时，还是在后世，都是影响非凡的人物，和我们东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范公桥、范公路、范公堤，便是例证。

史书记载，天禧五年（1021年），范仲淹被调往海陵盐监管辖的西溪镇任盐仓监官——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等。那时候，食盐是国家的命脉，扬州、泰州一带，盐商遍布，可是作为淮盐产地的东台，但见盐民艰辛，从奔腾的黄海水，到白花花淮盐，这其中有多少汗水？可想而知。

由此，盐官好一点，盐民的生活便舒服一点；盐官横行，盐民的日子则苦不堪言。幸而天禧五年走来这位有“仁心”的盐官。

东台是滨海地区，海水一泛滥，就是灾难。史书多次记载：“风潮泛滥，淹没田产，毁坏灶亭”。范公在西溪任盐官时，看到唐代修筑的捍海堰已残缺不堪，民不聊生。虽然范仲淹的本职工作并不包括修筑捍海堰，但他还是这么做了。他上书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，建议重修捍海堰。张纶这个当年的同窗好友，不仅将范仲淹的上书奏请朝廷，还在范仲淹奔母丧间，继续了他的工程。

据说，当时有人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，范仲淹解答题道：“我乃盐监，灶户们都逃荒去了，无人产盐，何以收盐？故筑堰挡潮，亦是我分内之事！”

朝廷准许修堤了，可是这道堤修起来，并不是一帆风顺。天圣二年，范仲淹破格升兴化县令征集兵夫四万余人，意气奋发地筑堤捍海。谁料，白天刚筑的堤坝，夜里就被海潮冲倒。原来，沧海桑田，潮起潮落，海岸线数度变迁，唐旧堰早已与岸线不相吻合。范仲淹为之寝食难安、日夜

苦思计策，终于在一次踏海巡查中，悟出撒糠选址的办法。即将稻糠撒在近海，以潮水落去留下的稻糠线，作为海潮侵岸的留痕。

可没多久，滔滔黄海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。时值寒冬，雪雨连旬，潮势汹涌，一时间，民工陷入泥泞中淹死二百余人。朝廷听信谗言，遂决定暂行停工，并派淮南转运使胡令仪来查勘实情。派胡令仪，这是冥冥中帮了范仲淹一把，因为胡令仪曾在如皋当过县令，如皋距海也不远，他深知古捍海堰年久失修，农田、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难以保障。

胡令仪实地察看后，便与张纶联名奏明朝廷继续修堤，朝廷获准。这下范仲淹又是躊躇满志，可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天圣四年（1026），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，根据当时规定，他只得离任回原籍守丧。人是离开了一线，可是心从未离开。其间，范仲淹屡次给张纶写信，请张纶无论如何要将捍海堰修成，并表示若有事故，朝廷追究，他愿一人独担。

所以说，后来的捍海堤工程，主要是张纶负责工程指挥，当年秋施工，翌年春完成。前后历时四载，终将捍海堰修成。有资料记载，这堤堰长25696.6丈，堰基宽3丈，高1丈5尺，顶宽1丈，堤上筑烟墩七十余座，潮墩百余座。

捍海堤修筑之后“束内水不致伤盐，隔外潮不致伤稼”。数年内，外出逃荒的两千余当地灶户纷纷回归家乡，百姓得以安其生，农灶两受其利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“烟火三百里，灶煎满天星”。

东台的百姓是懂得感恩的，他们为完成工程作出贡献的胡令仪、张纶、范仲淹三位贤人立了生祠，史称“三贤祠”。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先贤，不仅要自己记住，更要他们的世世代代都不忘恩人之泽，于是，才有了至今仍然镌刻在东台的范公精神。是的，被历史留住，被人民记忆，是为伟大。

清代高岑曾题《范堤烟雨》，诗曰：“拾青闲步兴从容，清景无涯忆范公。柳眼凝烟眠晓日，桃腮含雨笑春风。四围碧水空蒙里，十里青芜杳霭中。踏遍芳龄一回首，朝曦红过大堤东。”

多美好的景象，试问如果没有当年修堰的那个决心，又何来这样的人间清明、岁月无恙？

今天，我们已经无法目睹捍海大堤的雄姿，据说，老204国道就是在原大堤的遗址的基础上修筑的。曾经这道堤，拒海水于堰坝之外，捍卫百姓安乐；而今，国道坦荡，载着东台人的幸福南来北往，一路向前。



扫码看视频

捍海堤失去原先的功能，和东台的地理状况不无关系，作为长型海滩，东台的土地每年都向东生长，沧海桑田，今天的海岸线已经向东推进了一百多里。

可是固执的东台人，依然用“堤东”“堤西”称呼来称呼去。当年，堤是海与内陆的分界线，而今，堤也成了东台两种文化的分界线。堤西有时候又被称为“西乡”，堤东则是“东海”。

说来也怪，堤东堤西相距不过几公里，就有着语言、习俗、生活习惯的差异。

堤西水多，走不了几步，就是一条河，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旧时，堤西人家嫁女，用船载嫁妆，用船迎亲，红绸装饰的喜船，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飘摇，那是风光无限！堤东要见到水，就得费工夫了，今天有不少人工挑成的大河，缓解了淡水的紧张，先前，因为淡水资源紧缺，堤东人口一直不多。

不过呢，堤东因为是新长出来的土地，面积大，堤东人建房子，前有场子，后有院子，一家家连成一条线，沿线挖出排水河，以取水方便，是为农庄线。堤西呢，一户人家挨着一户人家聚居在一起，叫做“庄”，庄子上，一条条巷子曲径通幽。

堤东人堤西人说话也不尽相同。一般来说，堤西人说菜盐放多了为“咸”，堤东人就说“绿”。堤西人平舌音多，堤东人卷舌音多。

堤西人过年喜欢捏“团子”，豆沙团子，菜团子，实心团子，圆圆滚滚、团团圆圆；堤东人过年则喜欢打糕，方方正正的年糕，写上红字，点上红点，除夕夜敬供在供桌上，那是祈求步步高升、一年更比一年高。

范公当年估计也没想到，那道堤，不仅横亘在海和陆之间，更在若干年后，成为了一个地理标识，一种文化符号。

当然，文化终将走向融合，区别，不代表分割。若干年里，大堤东西，尽管种种不同，却从未有过彼此分隔，人文相亲、生意往来一如平常，这不正是范公当年所期盼的民安、物丰吗？

今天，当我们再次踏足曾经的范公堤，好像所有的敬意都不够用了，对于东台人民一直仰望、纪念的先贤，我们的小小敬意无异于沧海之一粟。可是，仍愿意去这样默立、怀念，然后汲取养分，朝着未来大步前行，不负范公，不负时代！